尘埃! g; v" ?; t0 [6 ?4 J  
5 T, [6 e7 N) J. B  
雨季到了，连绵的大雨让宋书宸心神不安，更不要提各种各样的糟心事了。( r. |) \_! W+ O' P1 d4 `  
  
企业上，那个杨龙赶在秋天旺季之前恶意抬价，若是答应了，第三季几度的利润大幅下跌，结果就是财务报表上不好看，打破连续六个季度的增长记录，这是骄傲的宋书宸万万不能接受的。6 Q1 W! a% w. F( p' H6 S+ W\* b  
! t; F: r\* B! X  
私事上，蒋明翰初到暹罗，还想着给杨龙一个下马威呢，结果倒是反过来被别人给立了个下马威，属于是伤敌一千，自损八百的赔本买卖。杨龙没搞定，反倒把自己给赔进去了，若不是蒋家在暹罗还有些底蕴，和暹罗上头通了气，堪堪判了半年，无论结局如何，这无疑在蒋家利益集团的脸上狠狠的甩了一个嘴巴子。4 m1 {, d& m3 D& X  
7 h+ t" ?% u5 F+ u. J! L. h  
宋书宸算这件事情的办个始作俑者，此时的他无比自责，还是太过自信，小看了杨龙的能量，也小看了杨龙的残忍程度，他甚至不敢去探监，只因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异姓兄弟。  
6 o% X- z8 e" d" I6 A$ i  
蒋明翰在暹罗的狱中住着，他是宝岛身份，加上蒋家的运作，现在只是换了个地方住着而已，与往时不同的不过就是被限制了一定的人身自由罢了。他当然没有闲着，大量关于暹罗黑道的资料被送了进来，其中关于杨龙和萨莎的部分是最多的。  
8 ~$ T4 s; s0 X( d2 A8 q/ ?  
蒋明翰紧锁眉头，细细的分析着各势力之间的好恶关系，已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状态，他这是在为自己的鲁莽赎罪。监狱也有监狱的好，至少屏蔽了无数无效信息，这是蒋明翰难得的清净时光。  
4 F# d9 i3 X& B! {1 i  
明镜本清净，何处染尘埃。烦恼又岂是那般容易摆脱的，一份内容相似的情报通过各种渠道被送到了很多人的书桌上，其中便包括蒋明翰与宋书宸。5 e& q. F- r2 f4 V. H7 R  
  
「黄金殿街对面爆炸过的房间中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经过对烧焦尸体中残存的血液取样，DNA比对结果显示，尸体的身份正是杜思文。」宋书宸和蒋明翰以相同的姿势靠到椅背上，阳光在他们背后拉出长长的黑影，低声呢喃：「杜思文死了？我怎么这么不信呢。」1 r4 z8 E6 i4 s) P  \_  
2 a5 W, U1 E0 y" s7 L+ E  
自打一个月前闹出那样的事情，杜德运就一直瘫着，吃喝均要专人服侍，而这件事，一般是由张然来负责的。张然同样也得到了这个消息，出乎意料的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之色，她深知以杜德运目前的身体状态已经不起任何打击了，为了保住老公的性命，她必须要保住这个秘密，无论背后要承担什么样的痛苦。  
  
「然然，你怎的了？眼睛怎么红红的。是不是有思文的消息了？」杜德运在张然的照顾下身体已好转了许多，虽不能动作，勉强的对话还是可以完成的。  
  
「外面风有些大，被风沙迷了眼。」张然语焉不详，接着轻轻的摇了摇头，杜德运叹口气，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+ j' }0 Z, `' u: `5 y6 P1 v: i  
8 i8 a  B) w+ J  
杜德运身瘫，心却不瘫，这么多年的相处，两人之间已无秘密可言，通过她面部的细微表情猜到了些许，挣扎着抚住了张然的小手，期盼着说道：「千万，千万，不能越过底线。」  
  
「身体要紧，求求你不要再说话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」张然早已泣不成声。  
\* l) G/ M; o& q  
蒋先生推开窗户，写着情报的纸条飘飞出去，不屑的轻笑：「好算计。」9 \_4 E: m' a$ c( y) b7 z: e) `+ d+ B  
1 c8 k  P9 Y0 ]. e6 u; f  
谭伯伟少有的准时回到了家里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宋晓雯不在家，毕竟她现在是宋家的当家人，公司的事情也很烦杂，饭点之前不能回家也是常有的事。  
  
谭伯伟进了家门，却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个无比优雅的撒克逊贵妇，身边一个面相稍显俊秀的少年，贵妇看到他进来，温婉的起身问好：「你好，谭哥，不请自来，你不会生气吧。」  
  
谭伯伟迷惑了些许时间，这才把眼前的撒克逊贵妇和记忆中的林立重合起来，笑着说：「林立？」  
: ^8 \  \_& k+ w9 m4 R; M  
「叫谭叔，哦，这是我的女儿，琳达。」丽安娜把少年推上前来，那少年老持身重，过来之后就要和谭伯伟握手。' L6 w$ @) t" B0 \_: Y/ g( D  
  
怎料丽安娜再他后背重重一拍：「没大没小，这是长辈。」接着带着歉意对着谭伯伟行礼：「这孩子被我惯的坏了，你千万不要介意。」  
  
「谭叔叔好，我是琳达，不过我更希望您叫我罗亘。」琳达看到母亲如此，只好就范，乖乖的弯腰鞠躬。\* Q" \$ m  \_5 [9 d5 u" T( M3 ~( W  
& t" E0 F2 ~\* M  
「不打紧，不打紧，你们能来，我这简直就是蓬荜生辉了，就当自己家，不要有那么多规矩。可是？」谭伯伟先是寒暄一番，而后看着琳达直嘬牙花子。9 U( A" w/ I3 [$ [8 S, m! O) N4 @( q  
  
「这孩子从小就没个闺女的样，我可愁死了。」丽安娜知道自己的孩子忍着不愿，继续解释道：「你还是叫她罗亘吧，胡闹着给自己取的男孩名。」  
. ]0 a+ i\* o8 n! S  
「额。」谭伯伟哑然失笑，吩咐保姆包了红包，郑重的放到罗亘手上：「好孩子，第一次来，这个你收好。」罗亘本还不收，却被丽安娜一个眼神就堵了回来，只能认真的把红包贴身收好，场面活还是要做的。7 ^8 ^2 @) m% S- R  
  
寒暄完毕，丽安娜眼神一闪，罗亘会意，不作声色的把客厅门关了，确保房间里只留下了他们三人，而后立在门后，护住房门。; \_4 L8 L) G+ y! A3 E4 d5 R4 s" ^, G) y% T  
5 B; S6 }: @) a3 |  
谭伯伟何许人也，大马金刀的在茶桌前坐下，也不说话，取了茶饼茶具，就地煮起茶来，专等丽安娜发话。  
  
「谭哥，我这次来，想让孩子到祠堂里拜上一拜。」丽安娜在他身边坐下了，娴熟的冲洗着茶壶。  
) Y8 y& I8 q9 T- D$ i: P  
谭伯伟笑了一笑：「这种事，你和晓雯说就行，祠堂的事，我管不了。不过我想晓雯该是不会拒绝的，可惜她今天还在公司，再等一等吧，水还没开，不过马上该回来了。」  
  
「果然什么事都逃不过谭哥的法眼。」丽安娜本还想套套近乎，可惜谭伯伟不按套路来，她准备好的说辞完全用不上，只能忐忑的说：「其实我这次来，主要是为了杜思文的事。」/ [. R6 [- c) |4 ~8 G( f7 v4 b  
' H3 \( `+ G& u8 }  
谭伯伟对这个话题终于有了兴趣，抬了抬眼角：「你去过上京了？这次那个保罗确实做的有些过了，你过来一趟，也是应该。」  Y, Y% A: p0 H' c  
  
「保罗那边我会去处理，可是这次更重要的是杜思文的事。」丽安娜察觉到不对，按说谭伯伟不应该对杜思文的事情如此淡定：「这个杜思文很重要。」$ u: U, A\* K; B/ R  
9 p, |# U8 W$ @  p8 I/ K( A  
「再重要又能怎样，人都死了，我这边刚刚从暹罗得到的消息。多的就不能说了，这个人确实很重要，他一死，所有的线索都断了，我这边的事情就麻烦了许多。」谭伯伟也是奇怪丽安娜的发言，只能稍微透露了一点点所谓内幕。  
  
「什么？他死了？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你还是不是人？」丽安娜听到他这般说，急的起身，在房间里转着圈圈，甚至懊恼的撕扯起红色的秀发，再看到谭伯伟稳坐钓鱼台的模样，带着一丝儌倖的心态问道：「你骗我的是不是？」- A+ f, E" Z1 E+ X3 S3 V  
  
「没有啊，他真的死了，报告今天刚比对完。」水烧开了，谭伯伟悠然自得的泡起茶来：「来一杯，普洱，当年你最喜欢的。」7 [$ `6 o& e" c2 D  
/ ]8 a2 H5 V# x4 c/ s7 H: J  
「茶茶茶，你现在这么没人性了么？杜思文！前几天失踪就闹的沸沸扬扬，现在死了！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喝茶，不怕晓雯姐活撕了你？」丽安娜第一次被人气到，黑着脸，推翻了茶盏。  
  
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都是些小角色，在内地翻不起什么风浪的。再说，怎么又扯上晓雯了，她从来不会过问我局里的事。」谭伯伟依然不紧不慢的，心想多年不见，不能在家里和她翻脸。  
  
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这可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。」丽安娜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聊以压下心底的愤怒：「杜思文那可是张然的儿子。」  
  
啪嗒，谭伯伟手中的茶盏掉到地板上，摔的粉碎。  
  
「真的是张然的儿子？」谭伯伟终于明白了丽安娜如此愤怒的原因，想到晓雯和张然的关心，不免一阵心惊肉跳：「她二十年前突然消失了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她那样的人，想要不让人找到，实在是太简单了，可是这么大的事，她怎的也不知会一声。」# j1 q; g8 \_) b' z6 z- V) N& R& L$ C  
0 P; |4 V4 Q  }# ?7 @# a8 b  
「服了你了，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还要想，也不知道晓雯姐看上了你哪点了，榆木脑袋。晓雯姐给了你，她自愿消失，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么。」丽安娜气呼呼的，双手环胸，高高的翘起二郎腿：「我的人，我会处理，可是有个叫杨龙的，我不方便出面。」" t8 B7 `- i0 Z( H! N# C# G" c( o  
  
「这个杨龙我知道，他掌握着暹罗到内地的渠道，只可惜这人一直在暹罗窝着，我不能拿他。」谭伯伟关了水壶，泡完的茶水悠悠的冒着热气。# f: E' ?! i) M: g  
  
「那是你的事，不过有一件事情，我可要提醒你，张然这样的人，儿子被绑架，就能暗中闹出这么大的阵仗，而现在她儿子死了。」丽安娜带着威胁的口气说着：「我没记错的话，宋晓菊那个疯子和她关系不错吧？赵碧霄，陈钰？再加上你的亲爱老婆。」丽安娜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冷颤：「她们现在还不知道杜思文的身份吧，放心，我不会主动说，不过她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，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不敢想。」9 [) q! A1 V  q9 j: \  
  
谭伯伟亦是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就连丁甜甜死亡的悲伤都被他暂时抛到脑后，颤抖着说：「世事难测啊，当时直接把人带回来就好了。」又想到自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把人从暹罗撤了回来，这事若是被晓雯知道了，她会对自己怎么看，大呼不好。  
  
「翠妈，伯伟怎的把客人带家里来了？」此时宋晓雯下班回家，看到客厅门诡异的关着，对着迎来的保姆问道：「我就知道他，没事屁股绝对不沾家。」! c" I+ C0 I- {. }9 ]  
  
罗亘站在门后，一早就看到了宋晓雯回来，淡淡道：「有个女人开豪车回来了。」  
  
怕什么来什么，谭伯伟立刻坐立不安起来，最终按住了起身的丽安娜，硬着头皮过去开门，对着走向侧房的宋晓雯唤道：「晓雯，你过来，我有事和你说。」  
/ T2 j( b/ ^3 a( w" d- D# z  
「什么事啊，神神秘秘的，我可不想掺合你的事情。」宋晓雯略带疑惑，她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向来互不相帮，怎的今天他约的人还要叫上自己，不过为了顾及老公的面子，她还是快速的整理的妆容，缓步走进了客厅。  
  
「你是，丽安娜？你怎的来了？」宋晓雯看到来人，不顾形象的跑了过去，狠狠的抱了上去，看到门后的小伙，又唤道：「翠妈，给我准备红包。」" o4 |$ ^8 X) i  \, {  
& Q4 [) s% C' m. B  
可是看到谭伯伟诡异的安静，失魂落魄的坐在茶桌旁，她是何许人，立刻就改换了口风：「翠妈，不必了，你出去买些酒菜，按照最高的标准，做几个好菜，我要好好招待贵客。」吩咐完了，再次整理了衣裙上的褶皱，坐到谭伯伟身边，挽起他健壮的手臂，平静的说：「那个谁，关门。好了，交代吧。」  
% M" C- q! m: H6 J: r7 p. K5 m  
谭伯伟审了一辈子犯人，今天反倒成了被审讯的一方，丽安娜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，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，必须要挺起脊梁来，便硬着头皮说道：「你先保证，不要激动。」  
  
「恩。」宋晓雯闪着大眼睛，盯着谭伯伟的眼睛，甜甜的笑道：「我什么事没见过，不会激动的，放心吧。」说完还隐讳的一个飞吻，女人啊，一点小小的手段，就能将自己的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  
  
「张然的儿子，叫杜思文。被人绑到暹罗，染上了毒品，昨天被炸死了。」迷惑之下，谭伯伟说出了无异于晴天霹雳的消息。) |2 Y  C2 O. W' ?1 C2 `& ^  
; s8 b' C' ]; o  
「那么是谁干的呢？」宋晓雯果然遵守了她的诺言，没有任何激动的表情，依然甜甜的说，不过目光又转向了丽安娜：「丽安娜女士，请问您知道吗？如果知道的话，请务必告知我。」而后佯装镇定的从手包里取出手机，不知在摸索着什么。  
  
这便是谭伯伟最为惧怕的状态了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他从未见过宋晓雯如此，虽然她的手臂依旧挽着自己，可是往日里柔软的臂弯此时绷的紧紧，甚至还有微微的颤抖，扫眼一看，却看到宋晓雯正在浏览前往暹罗的机票，谭伯伟立刻就慌了。8 @0 O7 N! |0 l+ g  
  
「你看暹罗的机票做什么？」谭伯伟结巴着问，这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场景，只能出言妄图阻止这一切。  
  
可惜他低估了宋晓雯的决心，她依旧甜甜的说：「不知道也没关系，儿子不是在暹罗么，我去瞧瞧他。」" W" a  u7 d$ A  
- \, L3 d% ]\* u4 g! g" o  
「晓雯，你别这样。」谭伯伟一把从宋晓雯手里抢过手机：「冷静一点。」% t/ F5 j- c. C5 \_4 B+ A- \_6 H6 ^3 k  
  
「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？」宋晓雯埋下头，无比失落的双手掩面，低声质问着，乌黑的长发散落下来，把自己的面孔埋了进去：「她还好吗？告诉我，她还好吗？」  
  
「我不知道。」谭伯伟挽过妻子瘦削的肩膀，心疼不已。9 @7 m6 K4 \_; Y6 F  
. L( y2 F' N6 V+ \_( Q/ g  
「我很抱歉，我的人在这中间也做了不光彩的角色，对不起。」丽安娜看到她如此，出言安慰。7 ^  b/ x' l: R2 |% h  
  
「你，去控制住晓菊，立刻马上。」宋晓雯瞪着血红的双眼，拖住谭伯伟的双手，神情无比凝重。看到他一脸迷惑，无奈解释：「她们都在蒋先生手下做事，这件事情怎么也瞒不住她们，至于其他几个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张然连我都瞒着，她们更不会知道了，可以缓一缓。」9 ^2 ~" R' [. V  
  
谭伯伟打完了电话，失落的说：「晚了，经纬那边说她已经去了暹罗。」5 a4 Z) R. U  ^  
) j& N& q/ m& W4 o  
「那就把儿子叫回来，随便用什么理由，宸宸无论如何也不能出事。」宋晓雯此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状态，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决断机器。$ \; w& t" I7 m7 s0 M; E  
  
「宸宸那边我来安排，不过蒋明翰在暹罗被抓了，我怕他不愿意回来。」谭伯伟再次说了一个炸裂的消息。8 g7 }: D1 T1 x! D8 F  B- k  
  
「那么这一切的背后是谁主使的？抓住没有？有怀疑的对象没有？」宋晓雯冷静的说着，抬起头来，目光在谭伯伟和丽安娜身上连扫，得到否定的答案，随即失落的叹气，从手包里取出女士香烟，笨拙的点燃，吸了一口之后痛苦的咳嗽不停。6 G7 g+ B5 ]) r+ @  
  
可吸了一口，她就狠心的把香烟在白皙的手心生生掐灭，看的谭伯伟心疼不已，温柔的抚住她的手掌，悉心的吹着，以期减轻她的痛苦。& s# P+ Q1 `9 x0 g- y  
\* V. X\* V$ u1 |1 p1 z  N$ Z  
「宋姐，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可我还要劝你一句，事情应该还远没有到失控的地步。」丽安娜坐了过来，坐到宋晓雯的另一侧，温柔的安慰。  
$ ~1 @! @$ Y/ @% c4 @; X  
「蒋菱菲，宋晓菊，这两个没一个是省油的灯，暹罗这帮人是疯了吗？同时惹这两个？对了，老陈家的老大，是不是前两天也去暹罗了，说什么科学研究。老二是不是也跟着去了，我的天。」宋晓雯每想通一桩事情，表情便凝重一分，最后痛苦的抚起了额头，深感不妙：「不是远没有到失控的地步，而是已经失控了。我说你前些日子天天不拢家呢，是不是蒋家的那几个为了找他儿子在搞事。我跟你说，这后面肯定还有那个姓蒋的默许，事情可能都不会闹到这么大。该死的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。」  
7 G- ^$ k: i( z% G7 D6 e+ b& M  
「不是说好了互不干涉么，再说了，即便把这些告诉你，情况能有什么改变么，你就是喜欢瞎想，放心吧，天塌下来，有老爷们顶着，你发什么虚。」谭伯伟是家里的主心骨，他不能倒下，即便心里没底，他还是硬起头皮无比强硬的打着包票。4 @+ J7 ]+ \_- y\* V% |0 j3 K  
3 z" i4 l9 `, |7 }, T; h  
「可是，她们几个。。。」丽安娜被宋晓雯的说辞打动，察觉到其中不对，便要出口说些什么。  
+ J; z9 q! @( }2 H  
「没有什么可是，把心放到肚子里，这件事情我来处理。你，去看翠妈晚饭怎么样了。神神叨叨的，像个什么样子。」谭伯伟如一方大员，豪横的对着宋晓雯开始安排任务，转向丽安娜和罗亘：「你俩，去餐厅，等吃饭。」9 a1 f/ E, q4 i  t1 @  
  
「走走走。」丽安娜不满的给了谭伯伟一个白眼，拉过罗亘，带着怨气出了门，宋晓雯心思万重，即便她有无数想法，家中男人发了话，只能依照男人的吩咐，心不甘情不愿的去了厨房。4 i2 F2 G5 \) h2 \1 \  
  
「哦。」看着谭伯伟一句话就让母亲和宋晓雯变成了乖宝宝，罗亘岂能不知道其中的厉害，应了一声，没有多说什么，跟了上去：「雯姨，我来帮你。」- |6 Z$ s& g3 z. C  
  
三人絮絮叨叨的去了，谭伯伟一人留着，看着茶桌上破碎的茶盏，牛逼吹出去了，怎么不让牛逼撂地上，那么就需要付出更多，想的更多。  
5 V7 {% p9 T4 i% d+ i0 z3 G  
---  
  
而此时，暹罗海边，一处餐厅  
  
陈衿衿，陈青青，宋书宸三人把酒言欢，幼时的好友，今日再次在异国他乡相遇，自然要庆祝一番。这个餐馆颇有暹罗特色，在海面架上一排茅草亭，一边是昏暗的海景，一边是郊区小道，风景宜人，最是适合好友聚会。  
  
「哎，喝酒喝酒喝酒。」陈青青要了无数扎啤，三个之中，就数他最活泼，豪横的举杯：「宸哥，今天不醉不归，不带养鱼的。」5 z7 O& u8 p) X# N. w  
0 b, {1 {; q' U& ^- y  
宋书宸却应为蒋明翰的事情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来，目光迷离，少言寡语，倒是和喝闷酒一般。担心陈衿衿误会，便一五一十的把蒋明翰的事情与他们说了。  
9 @/ Z& Q2 ], l5 ]: l" M/ M  
「要我说，他就是活该，不要管他了，我们喝酒。」陈青青对蒋家人本就不感冒，此时听到蒋明翰入狱的消息，没有多少反应，考虑到他宸哥的心情，这才没有说更加过分的话。  
  
「青青，你不能这么说，明翰他也不容易的。」陈衿衿稍显成熟一些，不过这兄弟两对蒋家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，喝了一口啤酒道：「我觉得比起在外面，让他呆在监狱里面，对整个社会更好。」# d$ A6 G# g: O+ P  
  
「读书读傻了吧你，有光就要有影，失去了黑暗，白日的意义又何在。」宋书宸耐心的解释，知道他还在学校读书，未曾经历过社会的险恶，这才有此幼稚的发言。' u5 v# E. D+ W, v  
- d- F: F$ }4 |; d  
就在三人为此辩论之时，饭馆老板一路小跑过来，一脸焦急的用暹罗语说着什么。这里只有宋书宸听得懂暹罗话，又是这里的常客，和老板也是相当熟稔，他是万分不能理解为何今日老板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  
& E/ e3 t\* t- D2 f5 a  
兄弟两面面相觑，即便听不懂，察言观色的能力还是有的，眼看言辞愈发激烈，老板又不停指向外边，不用想也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陈青青拉过椅子，倒坐着，扒在椅背上，单手撑着下巴，怔怔的对着老板阴笑。  
  
「哎哟，青青，你这是做什么，坐好，多大人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」陈衿衿如何能忍，他向来守规矩，最是不喜欢弟弟这种无法无天的模样。  
  
陈青青眉眼一挑：「哥，你看那边，那个几个屌毛。」9 u+ o. \; F$ l  
8 A7 \_8 c$ |. U  
听到弟弟又说脏话，陈衿衿心中不喜，不过这种社会上的事，说实话他还真不如弟弟，只能忍住火气，顺着陈青青的目光方向看去。陈青青坏笑着引导发问：「今天是我们哥俩请宸哥，对吧。」% T4 Y\* G" X: s  T; O0 q' i  
/ n  v# W7 m/ o8 H% @% n& D5 e5 [  b  
「对啊，怎么的，就是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，可恨我们不懂暹罗语。」陈衿衿果然好骗，听到弟弟发问，痛心疾首的回。. S3 G1 n# D& q6 R. F6 X5 Q  
  
「你看啊，这馆子是宸哥定的，可是现在老板要赶人，我们还有必要给他好脸色？」陈青青眯起眼睛，盯向了远处点菜的数人。  
  
「胡说，开门做生意，怎的会赶人走。」陈衿衿依旧不信。  
  
「猜也猜到了，你就是上学学傻了，我跟你说，等下你别说话，从来都是老陈家赶人，丢面子的事，咱不干。」陈青青的目光越发狠辣。  [% v" b& v$ G. y- H  
  
「好，这次我听你的。再怎么样，我们不能在宸哥面前丢了面子，也不能让宸哥丢了面子。」陈衿衿依言回到位置上坐下，将酒杯满上，转向大海，欣赏起海月秋风来。  
- {, @0 B; Q6 {3 ?  
「衿衿，青青，我们走吧，换个地方，这家老板不容易，我还知道一个地方，请你们钓鱼烧烤。」宋书宸从老板处脱身，带着歉意说道，看到陈青青的纨袴模样，又打了一个预防针：「告诉你们，这里是暹罗，不是内地，听我的，不要瞎闹。」  
  
见宋书宸果然妥协，陈青青眼珠一转，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：「好好好，听你的，不过已倒的酒，可不能浪费了。」说着，指向桌上陈衿衿刚刚满上的酒杯。4 y; y, X$ W! d% x  
2 j  j  c\* f& \# ~& t6 `) f  
「说的好。」宋书宸看这小子如此配合，还道他是转性了，便没有多想，再次回到了酒桌上，一大杯啤酒仰头灌下。  
; z4 S3 \_% ~2 p: t' k\* g  
「慢来，慢来，宸哥果然豪爽，这酒水颇合我的口味，再来三杯。」陈青青本就想着闹事，怎可让他就这样离开，将酒水再次满上，还指着扎啤罐子，向远处的老板猛打手势，示意上酒。% u) J8 h' \# c& d+ f  
1 Y9 o6 O\* \_! Z% g# v1 }  
「这怎么行，我都和老板说好了，我们走罢。」宋书宸自然不愿，兀自收拾起来，这时他又念起了小爱的好，都怪菊姨，那么好的妹子，一晚上就调教的再不愿露面，弄得这些杂事只能自己来做。  
  
陈青青一笑，也就不再纠缠，因为拖延时间的策略已经成功，刚刚在入口处的几个混子模样的人已经向这边走了过来。: S2 e0 Q3 q7 D8 {3 K\* X. p  B8 r, [  
' }: m5 q/ V5 f) e6 |" r  
老板跟在后面一路小跑，抢先一步来到宋书宸面前，得到授意之后，作势就要清台。可惜老板的手却被陈青青拦住了，嚣张道：「还没吃完，就收桌子，暹罗的生意都这么做的？」  
+ I; x3 t( K. Z7 c( ~  
老板是个小老头，在这里做美食生意赚的盆满钵满，最是察言观色，只一看就知道这次遇上了内地的硬茬子，规矩的把手缩了回去。他只想清清静静的做生意，每月交上一点保护费，图个清净，不想今日来的乃是地头蛇，他们来的匆忙，怎想和自己的大主顾都看上了店里最好的台子，两边都不能得罪，老板偷眼看了看地头蛇，那人脸上的伤疤让他不寒而栗，用暹罗语嘟囔几句，径直走了。  
  
「青青，这又是何必呢。」宋书宸见事已成定局，放下了收拾好的皮包杂物，看似埋怨，实则隐隐拦到最前面：「暹罗的好地方多的是，我们兄弟喝酒，哪里都行，是不是？何必执着在这里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」  
  
「他妈的，秽气，识相的赶紧滚。」一个胖胖的人挤上前，言语不善：「今天是给阎王哥接风洗尘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，抢我们的位置。」  
: D9 i) `' p9 X( {8 r  
「喂，你这屌毛叫什么名字，报上名来。」陈青青咬着一根蟹腿，半蹲到椅子上，比对面的混混还要嚣张：「呸，这屌毛海鲜真难吃，还不如文火慢炖的牛肉。」  
  
「青青。」陈衿衿拍了一下弟弟的手，神情凝重：「下来，你当这是在家里么，由着你性子来。」  
+ a0 \- d# t( W( V4 R  
「青青啊，你不要嫌我絮叨，这件事你还真要听你哥的，这样吃饭，恩，不雅。」宋书宸也跟着说。' m: N1 O\* M' s0 i- w- r  
  
胖子上来讨了个没趣，嚣张跋扈不假，可是对面这三人竟然视己方为无物，旁若无人的闲聊起来，这可让他怒火中烧，摩拳擦掌就要当街行凶。胖子的动作被一直在背后那人拦住了，那人一个寸头，由是显得脸上那道狭长的疤痕更加惹眼：「花猫，出门在外，信义为先，以和为贵。」& }+ p5 w\* N( ^8 K  
  
来人自然是花猫阎王一行，他们刚刚被人从内地的牢狱里运作出来，一路飞回暹罗，死里逃生之后，总要庆祝一下，可是他们一路上马不停蹄的，哪里有定酒店的功夫。半路想到这里，不想今天客满，就动了赶人的心思。他们平日在暹罗飞扬跋扈惯了，这次肯让老板先来交涉，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说。  
. U4 F! g1 f& n' b+ y' E& e% @: T  
阎王大马金刀了走进了进去，花猫立马寻了椅子过来，就此，小小的亭子里剑拔弩张。# Y\* b- r8 a\* ~" E$ p  
  
双腿高高的翘到桌子上，推翻了数个碗碟，阎王开口：「亭子让出来，留你们活路。」  
9 h4 r" C( W$ q& ?# P4 f  
「你个屌毛，那是我最喜欢的虾扯蛋。」陈青青压根没有把阎王的话放到心上，反而对洒落在地上的菜品惋惜不已。6 O6 }6 x& O/ V% n' V; B5 ?' W- P  
  F! P6 {+ c1 `7 j  E  E# L  
陈青青看弟弟如此嚣张，再次不喜，宋书宸察言观色，悠悠说道：「出来混，可以躲事，但是不能怕事，既然别人已经惹到我们头上了，那也没必要再迂腐教条。」端起酒杯，遥遥祝酒：「衿衿，我们喝，不要管他们。现在想想，要是明翰在，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呢。」  
' ]0 J' F! j9 z; H4 D8 l$ \& Y  
「小子，你们很有种。」阎王不怒反笑：「今天本来心情不错，可是你们这些渣滓却坏了我的兴致。出来混，信义为先，说一不二，再不走的话，说砍你九刀，就是九刀，一人三刀，一刀也不能少。」从兜里取出一把蝴蝶小刀，花里胡哨的耍了一个刀花，蝴蝶刀重重的扎到了桌面上。  z1 ^8 u; c; A1 C9 e, v3 H; T  
4 x6 H) J  o2 I, e- v7 q  
「咬人的狗不叫，从没见过砍人之前还要发表这种长篇大论的，小爷今天就坐在这里，让你砍，谁不砍，谁是小狗。」陈青青比阎王还要嚣张，一次又一次的挑战着阎王骄傲的自尊心。) h  Z. J5 }9 l; J  z1 Q4 o3 |" t  
  
「狗肉上不得宴席。」宋书宸不屑的笑，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微妙平衡。. e: k/ T& d! e0 k- k5 |, o  
  
「他妈的，老大，他骂我们是狗。」花猫嘴快，自作聪明的大喊。# K4 A! y8 P\* L2 l( u1 h  e3 d  
  
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」陈青青笑着，戏谑的笑容实打实的刺激着阎王一众人的自尊心。  
\* ~) P6 [4 e# \_) R0 A% \_  
「我去你妈的。」阎王大怒，一脚踹翻了桌子，把一旁看风景的陈衿衿吓得一惊，好在他反应快，掀翻的菜品未能溅他分毫，陈青青就不一样了，他本就倚着桌子，桌子一翻，他直接摔了个狗吃屎，菜肴啤酒溅了满头，骂骂咧咧随之而来：「我草你妈的。」  
  
小亭子里的吵闹自然引的行人围观，陈青青在种人面前折了面子，大为光火，不过他也不是被情绪左右的莽夫，抖落了头上的菜肴，取出钱包，指向嚣张的阎王，对看乐子的食客叫嚣道：「一只手，五万块。」说罢，一叠钞票在手里哗啦直响。  
  
宋书宸被他这一套操作弄的哭笑不得，直言：「我当你有什么好法子呢，这里不比内地，钱不太好使的，对付这种匹夫，得靠这个。」说着，对暗处一个眼神示意。' e( Y0 g3 A! z. [% |& J& ]) l% q  
  
「你很勇哦。」阎王哈哈大笑，大大咧咧的转过头去，周遭看热闹的群众看清了此人面孔，议论纷纷：「我的天，看他脸上的疤，是不是阎王？」2 Q) p3 Q3 @5 \_- W4 F$ Q# l\* g  
' n\* x: U, U+ Y4 g  
「我的手放在这里，谁来砍。」阎王冷冷的威胁，真的把双手探出去，花猫取了蝴蝶刀，摆出一丝凶狠之色：「小子，你惹错人了。」( i) f" b, u: \_/ q& w/ F. W8 B  
  
不过他们的嚣张也就仅限于此了，宋书宸的眼神示意之后，不远处重新围来一圈人，打头的便是王新雄，他跟着宋晓菊一同过来，今天和宋书宸一同出门，他找昔日里的暹罗伙伴，宋书宸陪陈青青两人，不想还就真出了事。  
  
「干里凉了，又他妈是你。」王新雄在姑苏曾今见过阎王一面，此刻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呼左喝又，一拥而上，把阎王几人围了个严严实实。- \_; d& [+ b4 ]& C9 @' A7 |  
; e  I" f; k, Z+ g  
「是你？」阎王的肌肉立刻紧绷，认清了来人，恶狠狠的瞪着王新雄：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，还有一个呢，草，花猫，叫人。」- e\* ?( r$ Z0 ?' E' x; S  
4 ]% z# P6 e" D  
眼看一个简单的换桌时间就要升级成群体互殴，陈衿衿坐不住了，他还是一名学生，自认为这样的举动是不对的，拉着宋书宸恳求道：「宸哥，没必要这样吧，这和蒋名翰的作风又有何异了？这样是不对的。」# z9 I3 Y3 y4 T" Z1 t8 }5 p  
  
宋书宸脸皮再厚，也被陈衿衿真诚的恳求羞红了脸，正要让王新雄收些手做事，不过王新雄的一番话却打消了在场三人的疑虑：「你小子叫阎王是吧？杜思文是被你抓走的吧？他人呢？你交给谁了？草你妈。」9 L; F9 t7 C9 X. |4 Y+ K  
. m" l  {# K1 I& \% R. F  
「他抓了杜思文？」宋书宸诧异。  
! P) x8 v' n/ S; P8 `6 o; ^+ T  
「杜思文是谁？」陈家兄弟亦是诧异。& `% L0 R" [% z  
6 n& o4 G% ?$ b! k  z  
得到王新雄肯定的对眼之后，宋书宸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一边擦手，一遍往外走，毫无表情的说道：「新雄哥，麻烦了，我在菊姐那里等你。」陈家兄弟不假思索的跟上，他们从未见过宋书宸如此冷漠的模样，不过二人还算心有灵犀，默然不语，直到和宋书宸一同上了车，陈衿衿这才狐疑着问：「宸哥，刚刚好像说什么杜思文，那人是谁？看起来你很关注他的样子。」  
  
陈青青说实话不过一个小痞子，自幼顺遂，从未有人在他面前这般摆脸子，和宸哥见的少，不过他从来都是笑眯眯的，今日陡然如此，被吓的不轻，往日里臭屁连天，今天却连话都说不出了。此时衿哥说话，他才假模假样的跟着附和：「对，宸哥，杜思文谁啊？」! ~+ D9 z" Z. w/ p9 W( A  
  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宋书宸诚实作答，结果等来的确实陈家兄弟浑然不信的表情，解释道：「我真的不知道，不过明翰这次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找他，菊姨过来，半真半假的，其实也是找他。哦，我问过，他们不愿说，所以我才说在菊姨那里等他。」+ [- j) R% U, F" D) R$ O8 t  
  
「菊姨？」陈青青听到这个名字，心里发慌：「哎哟，宸哥，我还有事，回头再去给菊姨请安。」说着就要开门下车，可惜此时车门被锁，宋书宸坏笑道：「怎的，做坏事了？怕菊姨打屁股？想跑？车门坏了，你下不了车嘞。」  
# y" Q1 B. e3 e! l, m- `7 n  
「菊姨也来了？」陈衿衿倒是很激动，看着二弟吃瘪也不知道安慰一下，反而催促道：「走啊，好久没见菊姨了，不知她看到我们两个也在，该有多高兴呢。」7 t, ?+ o) r2 Z  
1 o5 b% r9 Q5 J  
「哎哟，两位哥哥，留条狗命好哇，你们看我头上，刚刚砸了一脑袋的菜，你看，头上满是油，像什么样子，去了绝对会被说的。」陈青青依然不愿，絮叨不停。  
\* t  C, g5 ]+ [  f3 b9 c  
「你担什么心，我那有衣服给你换。小爱，开车，去找菊姨。」宋书宸自然不能让他跑了，吩咐开车。